



■ 水墨赏析

□ 胡勤国

精妙丹青赤子情

——观赏李磊山水画有感

东晋画家宗炳在《画山水序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夫圣人以神法道，而贤者通；山水以形媚道，而仁者乐。”不仅道出了他画山水、写丘壑的原动力，还阐释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“互相轩邈”的美学精神及仁爱情怀，这种精神把画家、作品、自然、人性都融合在一起了。有时，我欣赏李磊的山水画，就想到了这句话。闭上眼睛，就回忆出，他工作再忙也要挤出时间画上几笔、有点小空就钻到山里写生的情形，那种执着的精神、钻研的态度、共鸣的情怀，让人感动；就感觉到，画家乡、画山水、画风光仿佛就是他的生活执念，那种生活和作品、自然与心灵悄然合一的情景，令人神往。一个画者，达到了这种“我与山水共融”“山水与我同乐”的境界，既是对画者扑面而来的无形的美好情怀的精神熏陶。

一次，李磊去山里写生。那天，下起了毛毛雨，我远远看到，在峻石嶙峋的山间，一个青年打着伞，伞下一位画者，正凝神作画，我大喊了几声，他竟是没有反应。走近了，才看到一幅作品已基本完成了。那位打伞的青年，轻轻地

问，能不能送他一幅作品，我诧异。他说，这青年人是一个进山的旅游者，看到下雨了，好心为他打起伞来。他把那一幅刚刚完成的画，送给那位青年人，青年人极为高兴。他说，喜欢艺术的人，多为善良。听完这话，我心里一动，觉得这“话”里有“画”，“画”中有“话”。

当时，我就翻看起李磊的画稿了，当一幅幅简洁的明快的山水图呈现在眼前的时候，我就被那朴素的灵动的水墨打动，图上的山水与眼前的景色已经融为了一体。记得，唐朝诗人王维在《山水诀》中曾说“水墨为上”，实际上是说，用心的画家已将笔墨的运用、作品的呈现与人性的归属结合了起来，让每一幅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模样，让作品回归了生命的本源。

在李磊的作品中，那些看似随意的勾、皴、擦、染、点，实则是将笔锋化作耕耘的犁铧，在湿润的宣纸的肌肤上犁出活跃的生命的沟壑，在那些看似杂乱无章却又勾连缠绕的线条里跳动着贴近自然、亲近生活的赤子的心灵悸动，在层层渗化的墨韵中，我们仿佛看见混沌的充实的生活正在宣纸上重新凝聚、再次升华。

纵观李磊的山水画，在艺术风格上，既有豪放洒脱、酣畅淋漓的笔墨气势，又有细腻入微、清新秀丽的自然神韵。他的作品多以纯净的水墨为主色调，偶尔的染、点，增添了山水草木的多彩气质，画面刚柔并济、张弛有度，让人赏心悦目。在绘画技巧上，他在运用多种传统山水画技法的同时，大胆结合现代绘画理念进行创新，以浓墨重笔描绘高山树木，凸显画面的质感；用淡墨晕染长空、小溪，营造出空灵悠远的意境。强烈的色彩对比和细腻的枝叶描绘，增添了画面的层次感与立体感，丰富了阅者的心理体验。

画是有生命的，画是有归属感的。北宋郭熙在《林泉高致》中曾说：“山水有可行者，有可望者，有可游者，有可居者”，这种对山水的生命化观照，不仅是一个画家终生的艺术追求，也是孜孜不倦的精神追求。李磊的这场以水墨为舟的绘画之旅，竟把丹青酿成了永不褪色的赤子情怀。他的山水画从来不是简单的视觉复制，而是一场以笔墨为舟楫的精神还乡，他把自己简单的纯净的心灵，供养在玉色的宣纸上，在淡淡间疏的笔墨中叩响了生命的清鸣。



■ 水墨赏析

□ 魏益君

春色满园关不住：赵昌《杏花图》中的盎然生机

春风拂面，万物复苏，正是赏花的好时节。在这繁花似锦的春天里，杏花以其独特的韵味和美丽，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。而宋代赵昌的《杏花图》，更是这样一幅令人心动的画作，它以一枝杏花为题材，不仅展现了杏花的美丽，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和生命哲理。

赵昌的《杏花图》是一幅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北宋画作，绢本设色，纵25.2厘米，横27.3厘米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此画以极写实的手法，将杏花的娇俏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。画面中的杏花繁花盛开，粉白含俏，堆霜集雪，尽显其晶莹剔透、冰姿雪清之雅韵。画家在勾线时极为精细，以淡墨细勾花形，极尽正反俯仰透视转折之妙。花瓣主要以白粉染成，只在花苞部分加染胭脂，花萼则以胭脂点染，色泽浓郁，两相衬托，更添一分妩媚。作品设色明润勾薄，特工敷彩，色若堆起。这种设色方法使得画面视觉效果呈现“花则含烟带雨、笑脸迎风”的

诗意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

《杏花图》采用了宋代画家所流行的折枝画法，仅画杏花一枝，却繁花盛开，春意盎然。这种构图方式使得画面更加集中和突出，主题鲜明。画面中的老干皴擦明显带有写意的韵味，而嫩枝则略近没骨笔法。多种风格迥异的笔法表现在同一幅画中，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风格。

画面中的杏花，宛如仙子般娇俏动人，花瓣轻盈而透亮，仿佛还带着清晨的露珠。每一朵花都开得那么饱满，那么热烈，仿佛在向世人展示着它们的生命力和美丽。而画家在描绘这些杏花时，运用了极其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，使得画面充满了层次感和立体感。

杏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为纯洁、美丽和坚韧的象征，而赵昌的《杏花图》则更是将这种象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。通过一枝独秀的杏花，画家不仅展现了春天的美丽和生机，更表达了对对于生命的热爱

爱 and 敬畏。这幅画作不仅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，更是一部具有深刻内涵和哲理的艺术作品。

杏花作为春天的使者，不仅带来了生机和活力，更蕴含着生命的哲理。在《杏花图》中，画家通过一枝杏花的描绘，展现了生命的顽强和坚韧，以及面对困境时的从容和淡定。杏花虽小，却能在春风中傲然绽放，用自己的美丽和芬芳，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色彩和温暖。这正是杏花之魂，也是生命之魂。

赵昌的《杏花图》不仅是一幅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，更是一部能够启迪人们心灵、引发人们思考的艺术佳作。它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内涵，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。而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灵感和力量，去欣赏和创造更加美好的艺术和生活。

杏花如雪，轻舞飞扬；春意盎然，生机勃勃。在这美好的季节里，让我们一同走进赵昌的《杏花图》，去感知那一枝杏花的魅力之魂吧。

■ 美在民间

□ 钱续坤

菜畦之美

受邀参加了几次画展，每每驻足在那一幅幅水墨丹青之前，总不免要颌首称许，有时也自嘲地扪心自问：要是自己从小就对美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那么现在是否会有成就甚至有所建树呢？只可惜咱是乡村的子嗣，童年时根本就没有条件去做画画的美梦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深藏于心的闲情雅致，譬如与母亲一道，去侍弄自留地里的那一方菜畦，那种感觉绝对不逊于在一张宣纸上尽情地挥毫泼墨。

画家在提笔之前，一般都会精心构思的：该怎么布局才符合章法，从哪里下笔才技惊四座？母亲虽不谙画理，可是那面积不足两分地的菜畦在她的眼中，却是一块色彩斑斓且生机无限的画布。当春燕的呢喃催醒了砖缝中酣睡的土蜂，当杨柳的絮语轻掠过河面上吐芽的菖蒲，母亲会扛起那柄闪着银箔光泽的铁锹，将刚刚从冰封中苏醒过来的菜地翻个遍，然后立定身子，擦擦额头渗出来的细密汗珠，计划着哪里应该种茄子，哪里应该栽菜秧，哪里应该插豇豆。别以为这不是技术活，其实特别有讲究，因为每家的菜畦都只有巴掌那么大，浪费一点都会叫人心疼大半年；更何况，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，蔬菜的丰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家人的生存呢！

速生的叶类蔬菜永远都会占据画布的重要位置，这不，一场淅淅的春雨过后，母亲忙从橱柜里找出一个个别样的纸包，那里面全是红的、黑的、紫的、灰的蔬菜种子。一粒，两粒，三粒……种子在母亲温暖的手掌中均匀地跳跃，就像我们在母亲的面前撒娇或打闹。要不了两三天，那脆嫩的白菜秧，碧绿的萝卜缨，娇柔的红苋菜，全都争先恐后地拱出了地面，倏地给原本素净的画布铺上了原生态的底色。此时的母亲，对待这些蔬菜更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，总是小心翼翼，百般呵护，生怕弄伤了这个，踩坏了那个；遇到恶劣的天气，总是想方设法不让那方菜畦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。

显然，这个阶段的画布是缺乏层次感与立体感的，无法给人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艺术感受。母亲对此心知肚明，也在按部就班地遵循节气，恰到好处地点上黄豆，育好茄苗，栽好辣椒，她的嘴里还不忘念念有词：“谷雨前后，种瓜点豆”“早上种瓜，尽开空花；晚上种瓜，瓜用车拉”“雨种豆子晴种棉，种菜宜在连阴天”……在菜畦里辛勤劳作的母亲，看到我们玩得过于清闲，于是嗔怪地吩咐一声：“回家去把院落里的那些旧竹竿都扛来！”我们知道，母亲这是准备搭豆架，向空间来施展她的才华了，因为豆角、四季豆、黄瓜、瓠子等藤类蔬菜，是必须有所依附才能向上生长的。插竹竿的活儿，是十来岁的小孩最乐于干的事情，在菜垄的两边交叉地插上两排之后，母亲随后会把相邻的三根竹竿拢在一起，顶端用稻草将其固定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三角形，在风雨中便可岿然不动了。再将蔬菜向上攀爬的细藤缠绕在竹竿之上，那“噌噌”往上直窜的叶子拂过我的脸颊，酥酥的，痒痒的，像缕缕母爱荡漾在心田。现在回过头来形容，那一个个三角形的豆架，就是母亲在菜畦的宣纸上精心描绘的山峰呀！

每个季节主打的蔬菜确定之后，母亲一般会在菜畦的边边拐拐留下一点点空地，这就是绘画技巧上所谓的留白。留白的作用切不可小觑，农家饭桌上所需的葱、蒜、韭菜等，多数安排在这一小块留白里适时栽种；尤其是韭菜，有着“一畦春雨足，翠发剪还生”的习性，从而使得这块留白在整个春天，更具灵性，更有韵味。由此真的由衷地佩服，母亲的确是运筹帷幄的丹青高手，能将这方菜畦打理得如此井井有条，如此生机盎然！同时也真切地体会到，拥有了这方菜畦，母亲的日子就有了充实，有了色彩，有了味道，有了对我们爱的表达方式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离开故乡，搬到了城里居住；而在我蜗居的小城边上，偶尔还能见到几方被开垦的菜畦。傍晚时分，我总会约上朋友一道过去走走，因为在那里，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到吴昌硕挥毫的《瓜果》画，齐白石泼墨的《南瓜图》，梵·高巧构的《向日葵》……

■ 时移世易

□ 饶尧

春分之韵

春分，这个温婉的名字，如同一位娴静的仕女，轻提裙摆，漫步于岁月的长廊。她，是春天的中枢，阴阳交织的节点，天地之和的乐章，以一抹柔和的绿意，唤醒了沉睡的大地，也唤醒了我内心深处对自然之美的无限向往。

“雪入春分省见稀，半开桃李不胜威。”苏轼笔下的春分，带着一丝冬日的余韵，却已见春日的生机。我漫步在乡间的小径上，春风如丝，轻轻拂过面颊，仿佛是大自然最细腻的笔触，在心头勾勒出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景致。天空，那片被冬日啃噬得略显苍白的蓝，此刻已变得深邃而明亮，仿佛被春分的魔法点染，透出一股清新的活力。

田野间，农民的身影在春光中显得格外伟岸。他们手中的锄头，如同指挥家的指挥棒，引领着大地的旋律，将沉睡的土地一一唤醒，把日子一个接一个地“耕耘”。我不禁想起欧阳修的诗句：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”农民虽非踏青之人，但他们那勤劳的身影，却与这春分的景致融为一体，成为这世间最美的风景。

走进一片杏林，我迷离的目光仿佛走进了一个粉色的梦境。杏花如雪，簇簇绽放，它们或轻盈地摇曳在枝头，或随风飘落，铺成一块绚烂的锦毯。吟诵着诗句“日高风暖鸟声碎，时去春来杏花飞”，此刻，我置身于这杏花雨中，仿佛能听见那细碎的鸟鸣，感受到那春风的温暖，心中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杏花之美，不仅在于其形，更在于其韵，它们以短暂的生命，诠释了春分的绚烂与短暂，让人不禁珍惜眼前的每一刻美好。

春分，是天地之和的象征，是阴阳平衡的艺术。我站在这片杏林之中，仰望天空，只见几只燕子掠过，它们剪尾或高或低，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，仿佛是天空中的诗人，用飞翔书写着春分的诗篇。燕子归来，春分已至，它们用自己的方式，诉说着大自然的和谐与秩序，让人不禁感叹于天地间精妙安排。

小溪边，春水潺潺，清澈见底。我蹲下身，轻轻触碰那清凉的水流，仿佛能感受到大地的脉动，听到时间的低语。春分之水，既非冬日的刺骨，亦非夏日的炽热，它以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柔，滋润着万物，也滋润着我的心田。我想起了古人对于春水的赞美：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虽然此刻无画船，无雨眠，但那份对春水的喜爱与敬畏，却跨越千年，共鸣于心。

春分，还是一个思考与沉淀的时节。我静坐于田埂之上，目光所及，是那片被春光染绿的麦田，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，缓缓铺展在眼前。春风轻拂，似乎带着一种魔力，将我心中的喧嚣一一抚平，只留下一片难得的宁静。

“春分雨脚落声微，柳岸斜风带客归。”在这片宁静之中，我仿佛听到了时间的低语，它告诉我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急匆匆地追逐，而在于这份沉淀与思考。春分之韵，不仅在于那满目繁华与生机，更在于它赋予我们内心的那份平和与宁静。